純常子枝語

純常子枝語卷十六

萍鄉文廷式撰

韓非子難言篇田明辜射舊注非罪爲辜射而殺之　按辜當讀如疈辜之辜射與磔古多通用舊注所說殆非是

主道篇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　按稽亦同也此鄭注堯典之所本

有度篇小臣奉祿養交　奉祿猶言持祿

清暖寒熱　清當作凊

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

惡從王之路　按此即鴻範之文戰國之時學術放紛所引詩書任意增損改易以便其說未可以此爲經典之異文也範之訓法故韓非曰先王之法

二柄篇昔者韓昭侯至甚於寒　戰國之時人君亦有通學術者蓋魏文侯儒家趙武靈王兵家韓昭侯法家故其遺風皆被一國趙多名將魏聘孟子而韓非亦染昭侯之遺習者也

揚權篇不見其采下故素正　按正當爲止采止韻

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　此以同調叶韻與小雅及楚辭同

若天若地是謂累解　累解當作解累地累謂解累者言不爲萬物所累也

十過篇豎刁自獖注斷勢也　按獖當作豶易大畜六五豶豕之牙釋文引劉云豕去勢也是其義

驛騎二千　按春秋時無騎戰蓋秦穆以近戎之地先用之耶或韓非追論不得其實耶俟攷

亡徵篇種類不壽　種類猶言族姓

備內篇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　桃左蓋人姓名

飾邪篇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　此

法家記辨之事

解老篇不德則在有德　按在猶在有也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　按既不見象何以得其骨疑當時百越通市象齒之用遍於中國矣

喻老篇司命之所屬　此亦以人生死爲有司命者也

王壽因焚其書而儛之　儛字俟攷

說林篇惠子曰　惠子蓋莊子之誤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爲昆弟矣　此照其效越人翦髮也盛於春秋戰國

何斷髮文身不冠帶各書多載之

雨十日夜星　星與曐通

守道篇孫吳之略廢　此以孫吳並稱之始

用人篇因攢而縫　攢即鑽字

罪生甲禍歸乙　後世設爲甲乙之名本此

內儲說深智一物　智當作知

一曰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　此韓非兼采兩

說殷法之嚴或不至是法家附會之辭不足信

齊王問於文子　此文子蓋即老子弟子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　按周秦各書皆稱大夫種惟此

稱大夫文種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爲慈愛於親舉以爲官師　當時諡已有舉孝之典矣

古之人雖正言故託之於無　此讀古書之法

魏有老儒　按此魏尙存儒術之證

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　按微亦無也疑上無字後人妄加

文王貧費仲而遊於紂之旁　外儲說文記費仲說誅文王三說不用蓋當時雜說多不足信

五年而能亡越　能與而通疑而字後人妄加

外儲說李悝宋巫　李非謂老子呂氏春秋三引李子之說當即其人

有處女子之色　女字譌衍

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　此以三晉爲慕仁義蓋荀子至趙孟子至魏固非若秦之禁儒術也

錐刀遺道三日可反　錐刀蓋即錢刀

齊宣王問儒者博乎至故不鼓也　戰國時儒說之僅存者匡倩蓋七十子之傳派也　又按論語子弋不射宿又云博弈猶賢又取瑟而歌而匡倩皆言不爲蓋借

以明上下之義言固各有當也

鄭長者聞之曰　漢藝文志有鄭長者書當即此人

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　列子言成連鼓琴與此相似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云云　方吾子俟攷

難篇　按此篇雜取古事以爲難論衡之先聲也

師曠曰啞是非君人之言也　按孟子曰惡是何言也啞惡通假字

霄略曰　霄略有過譽　霄略俟攷

豎叔處于而于亡　于即左傳刊晉應韓之于其事俟

攷

李兌當作克治中山或曰李子設辭曰 此稱李克爲李子呂覽所引豈卽李克書耶

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 戰國時已重機械故能用力少致功大

太上下智有之 智老子作知

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 韓非爲荀卿弟子惟此處一及之

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 此難管子之言蓋管商法家而韓非則所貴在術矣

難勢篇愼子曰王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　今本愼子無此文

問辯篇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　此法家所以惡民之有學也

定法篇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皆帝王之具　按韓非所言術多於法申子之所傳也

說疑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王者以其搆黨與聚巷族偪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案據此則戰國時所言聖君賢相之事半皆附會竹

書之作宜在此時矣

詭使篇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　秦人以吏為師誠欲以陋導天下也

卜筮視手理狐蟲為順辭者　視手理即相掌之術論衡佚文篇云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狐蟲者巫之枝流陳涉篝火狐鳴亦用當時之所尚也

六反篇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　殺女之風周末已然

扁鵲之學不談　韓非以為法術之外其學皆不實不新也

八說篇棄官寵交謂之有俠　有俠即任俠然與史記所記微有異若後漢黨錮傳諸人幾近之矣

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　韓非之法猶必奉足給事後世薄祿何能不行私乎

五蠹篇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二語史遷述之

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　魏晉之清談宋明之心學舉足以弱國而病民韓非之言亦其鍼石矣商君書定分篇亦云微妙意志之言上智之所難也智者而後知之不可以爲法

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　當時風尚如此

顯學篇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

按此儒墨之所同故韓非譏非之

忠孝篇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亂世絕嗣之道也　按此已近後世浮屠之說矣故下文云釋世而不治爲恬淡之學恍惚之言又按恬淡恍惚皆出老子蓋老子之學其淸淨無爲之說流而爲慘覈寡恩則刑法家宗之其玄妙虛靜之說流而爲長生久視則神仙家宗之兩家雖同出一源而必

互相非毀韓非解老喻老兩篇於谷神玄牝之類不置一辭而此篇復極詆恬淡恍惚之學其意旨可知也
又按論衡道虛篇云世或以老子之道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然則韓非所指恬淡之學其爲老子枝派無疑

老子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按不字疑衍言道雖沖虛而用之則盈滿爲萬物之宗也王弼注沖而用之又或不盈似失其解下文云大盈若沖其用不窮是其證

滌除玄覽　覽見也滌除玄覽言去一切見也

天門開闔能無雌　按老子一書皆言守雌獨至天門

開闔之時應機一發不爲物制故以無雌爲訓各本作爲雌者誤

孔德之容王注孔空也　按孔竅也故言容孔德卽谷神也若如王注云以空爲德則釋氏所謂一空一切空又何所爲動作從道哉

曲則全　凡物之曲者必有闕而此獨能以曲爲全也曲蓋有闕義非曲直之曲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據此則上文曲則全數語蓋黃帝之言而老子述之李石續博物志以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爲黃帝之言本列子

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　此仍承谷神不死而言非
神鬼山谷之謂盈人道也故上言天地而下言萬物

故建言有之　此亦當爲黃帝之言

名與身孰親一章　案此章用韻至密身與親韻貨與多韻亡與病韻愛與費韻藏與亡韻足與辱韻止殆以久韻全章三十九字而叶者十六字可謂精麗之極三代文體罔無所不有也

生之徒十有三　十有三當從韓非解老篇指四枝九竅王輔嗣蘇子由語家所說並非是

故聖人云　聖人當言黃帝

用兵有言　此引古之兵書蓋黄帝兵法也

得語展禽稱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禮記祭法同而老子書乃言道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後世雖黄老連稱以此推之老子之言亦非盡出自黄帝也

論衡案書篇揚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雲鋪其朝覲奇見稱鋪子殆是侯芭之字

言毒篇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於江南含烈氣也按此即醫家祝由科之始陸賈新語資質篇已有靈巫呪病之語呪與祝同字

說日篇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

入之下東並今之天下或時亦天地合衆仲任此說雖以臆測然已漸知地圓之理矣此篇又云日月星之類也余按說文星从日知上古聖人亦以爲類矣

荀悅中鑒政體篇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不觀後漢書作勸以善夫樂生畏死人之大情聖人因之以施賞罰天下由之以臻治平老子見苛政之亟行懸世道之將亂故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此爲酷虐者言非謂五刑之當罪也至於民性本善相親而威各恤身家同趨樂利秉彝之好與生俱來擴而充之誰云不可苟生此言近於誣矣

時事篇孝武黃帝初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若今依此科而崇其制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講司馬之典備蒐狩之事掌軍功爵賞小統於五校大統於太尉旣周時務禮亦宜之自秦漢以來將帥之任多歸武人智取力爭未嘗學問悅乃欲教以兵法比於博士可謂獨見本原且是時曹操方注孫子而悅所舉獨尚司馬法可謂有心仁義之師者矣

又云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案此言異家別說亦自託於古今文也將誰使折之者秦之絕滅學也書

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脫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後進相放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孰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按今古文之學惟鄭君兼而采之蓋至於今競爭不息荀生此言最爲平允故具錄之

俗嫌篇導引蓄氣歷藏內視又云鄰臍二寸謂之關道者常致氣於關蓋即魏伯陽參同契之說

雜言篇其去楚亦遠矣按事見韓非子亦當作益

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按此即後世氣

質之性之說

商君書更法篇因見毀於民　因當作固

郭偃之法　郭偃即卜偃見國語史記

墾令篇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　商君欲民愚欲民無外交也若不能禁民外交又不欲開民智則爲淵敺魚爲叢敺爵而已矣

休居不聽則氣不淫　游惰之刑不可不設孟子以中養不中以材養不材之言爲父兄言則可爲子弟言之是長其游惰也商君不聽休居未始非致治之要

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估少　秦地

蓋不出酒肉必出商販故商君重徵其稅猶近日各國徵入口稅有值百抽五十之類

去強篇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　元明以來中國一統已久其自弱之道日積月深方謂能使無毒也而毒攻於外乃不可治矣

說民篇家不積粟上藏也　商君旣使民一於農又不使家有積粟而輸之官蓋其取民之制至頁高麗所以制民之法與之略近是以民不聊生矣

算地篇民愚則智可以勝之世智則力可以勝之　商君必欲勝民此其謬也然智以力勝不必若勝其民觀

於國勢則終歸於此古今一也

壹言篇不脩今　脩當爲循錯法篇度數已立而法可

脩脩亦當爲循二字形近古書多互舛

兵守篇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爲一

軍　此言四戰之國守兵之法近人筆記多以此爲練

女兵未達其意

靳令篇君獨有之能述仁義於天下　商君之意治國

則以法行農戰治天下則以法行仁義也始皇勒石嶧

山會稽屢言禮義廉貞蓋師其意

賞刑篇湯封於贊茅　贊茅侯攷

畫策篇人主處匡牀之上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二世行之而秦以亡法果可盡用乎

每一日走千里　每一二字誤衍

境內篇內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著死者削　此治國必行之法

弱民篇　此篇欲弱民以申君之權與愚民之意同

外內篇爲國者邊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　上文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徵即市利歸農之說戰國所重尊在戰故商君之言如此若利戰兼用之時則慚商亦國之大政也

定分篇此所生於法明白易知而必行　王荆公詩曰商鞅能令法必行讀其書乃知鞅之必能行其法者明白易知也荆公之行法繳繞回互故不如鞅矣

陸賈新語道基篇一茂一亡　茂當作存草書存作𡨧故譌爲茂矣

懷來萬邦　按漢高帝諱邦陸生奏書必不公犯其諱邦字當爲國也

賢者建功　此以功字與行疆量長方望陽殃光爲韻已讀功如缸矣

鄉黨以仁恂恂朝廷以義便便　此用論語鄉黨篇案

鄭注恂恂恭愼貌便便辯也各家皆就字義爲解陸生
仁義之說尤爲心知其意
術事篇書不必起仲尼之門　尊孔子黜百家自董仲
舒始陸生在漢初宜有是言
辨惑篇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此逸詩也
愼微篇孔子作公陵之歌至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
之何也已矣　按無如之何四字當是公陵歌中之詞
辨惑篇言稱不能用孔子而引斧柯之詩此又言孔子
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疑有斧
有柯無如之何即公陵歌之詞猶龜山操言予無斧柯

余嘔山何也僞孔安國論語注曰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蓋本此說

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　此引孝經

貧質篇夫梗柟豫章　至　賤於枯楊　此節文似賦頌楚人固漸染屈宋之流風也

鮑邱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不錄於世　鮑邱侯攷

至德篇爲莊公一年之中　至　子孫反業　此篇及懷慮篇言爲莊公失德致亂之事足補三傳之未備惜所引穀梁之文缺佚不可見

懷慮篇心無㰟斜之慮　㰟斜即奇衺之異文
本行篇身無其立　立古位字
明誠篇故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　此亦引孝經
思務篇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缺三字道而行之於世雖非堯舜之君則亦堯舜也　陸生陳義及此是以堯舜擬漢高帝惜乎高帝卑卑不足與於高論也
傅子仁論篇或曰恥者其至者乎以下二百餘言皆與荀悅申鑒雜言下篇不同其略異者三四字而已古人著書不應相襲如此疑輯傅子者捃摭偶誤耳申鑒怒不亂德

喜不撤一義也傳子作
喜不亂義此可校補也

墨子所染篇晉文染於舅犯高偃畢秋帆校云未詳呂氏春秋高作郤疑當爲郤晉有郤氏余案高與郤皆郭之壞字國語文公問於郭偃韋注云郭偃卜偃又惠公隕於韓郭偃曰善哉衆口禍福之門注偃晉大夫商君書亦引郭偃之法又史記晉世家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集解引賈逵曰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此與舅犯並稱當是卜偃

尙書盤庚上正義曰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束晳云尙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

說以爲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古文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按壁中書西晉猶存故束晳取以較汲冢之書出其同異書序言治亳殷者蓋今文家說皆以盤庚爲遷殷變法故墨子言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荀悅申鑒時事篇亦云盤庚遷殷革奢即約化而裁之與時消息衆寡盈虛不常厥道何知貫敦古今之法也史記殷本紀曰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今讀其書民之矢言則曰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

從先王之烈謚謂其不能用當時之法況能行湯之政乎盤庚之斅于民則曰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稱上帝高祖以定民志而顧以劓殄無遺育之以罰及爾身懼之豈殷民之頑果至是乎殷之開國至是二十餘傳盤庚之即位又當九世之亂在位之人不施實德惟聯婚友貝玉貨寶之外一無所知法度之不正悉出於此盤庚乃毅然遷都反質還醇變其耳目其所謂以常舊服者皆其丕煥新猷者也鄭康成注書序云亦正見義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從王肅專謂君奢是南論專謂民奢然王肅又言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

以行政化則陳義殊淺孔傳無砮侈之說但言水泉沈溺無安定之極故欲遷都尤失經旨夫僅避水患而民動浮言君求杜口尚成何盛治之文哉蓋三代以前能於積弊之時行非常之舉與民更新者惟盤庚爲能然不厲其威刑亦無能爲役觀古者可以鑒也

史記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說蓋盤庚之政當時必別有成憲書所錄盤庚三篇則當時欲變行新政之詔令耳

孔叢子論書篇書曰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

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余案沮變法者惟世家爲甚其力既足以抗國家其言尤足以動衆庶故中葉以後因循不振明知法弊而莫敢言變以至於亡者恆必由之盤庚臨以威刑質之鬼神而後九世之亂俟然更始上稽古昔旁證列邦窮變通久之道其可忽諸

明何孟春餘冬序錄卷一云陰陽書五行十二位以長生沐浴冠帶臨官帝旺衰病死墓絕胎養配於子丑十二辰爲五行之終始吳曾漫錄謂五行無絕理蓋京房易傳寫之誤耳京氏見諸四絕曰巳爲水土絕申爲木

絕亥爲火絕寅爲金絕五行本乎陰陽陰陽一日不可
無五行其可絕乎唐李鼎祚梁元帝陳樂產唐呂才六
壬書論五行一曰水其系包在巳其胎在午其養在未
其生在申其沐浴在酉其冠帶在戌其臨官在亥其旺
在子其衰老在丑其病在寅其死在卯其入墓在辰至
於火則曰其系包在亥木則曰其系包在申金則曰其
系包在寅凡巳申亥寅各稱系包之所在蓋五行既墓
其生也必有萌芽以先之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其
無絕理明甚黃帝經五行十二變篇一變而生二變而
浴三變而官四變而臣五變而君六變而衰七變而病

八變而死九變而藏十變而止十一變而渾十二變而胥止而渾渾而育育而生晝運齊日夜運擬星五吉七凶自然之經蓋止者系包也渾者胎也育者養也晝夜之道則無絕理絕蓋系包兩字後人傳寫失真合而為一耳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系包系包所以成胎也焦袁熹此木軒雜著卷八錄孫昭系包考與孟春說同大約本之何氏焦南浦推之曰五行家以申子辰為水局亥卯未為木局寅午戌為火局巳酉丑為金局取始生中旺終墓之義而已系包者生之始長生者生之極也沐浴者旺之始

帝旺者旺之極也衰老者墓之始墓者墓之極也曰申子辰亥卯未云云者皆舉其末而言竊嘗論之則有三節細分之則每節中各有四焉造化之氣消息密微無驟消倏息之理於此可見若易系包曰絕則絕者既不可以言生之始墓後有絕獨得五位而胎發生僅得其三不均甚矣吾故曰孫子之説是也南浦蓋未見何氏書然絕爲系包二字之誤以三家之説證之固灼然無疑也蘇子由龍川略志彭山隱者弟子單驤云古説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包繫包即系包字義尤顯

公羊隱元年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邵公注云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詳以此推之博愛者聖人之心博愛而有先後者聖人之治法也子張問十世孔子答以殷周損益百世可知然則雖更秦法終或繼周上憲文王略從殷質大一統之說庶有驗乎

穀梁莊三年傳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

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疏釋曰凡物之生皆資二氣之和稟上天之靈知不可以柔剛滯其用不得以陰陽分其名故云三合然後生也雖資三合然終推功其極故云天之子也託之人事故又曰父之子母之子也衆人亦稟天氣而生不云天子者天子取尊稱衆人取卑稱也謚則受之天中國久知此義所以尊卑殊稱者一以消息不肖覬覦之漸一以使百姓知人本乎祖之恩教忠教孝於此寓焉雖人人有自主之權而干名犯分者尠矣嚴緊此傳深明教法疏能得其義凡此類者固亦微言大義

之所存也

禮記祭法大凡生於天地之閒者皆曰命正義曰總包萬物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云皆曰命也中庸天命之謂性鄭注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趙注云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人受命於天而存心養性以事之則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何必僅知有自主之權而恣睢於一世乎

公羊桓十一年傳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按此必鄶

公既死鄫公夫人遂嫁鄭伯故能有其國也是西人嫁娶合國之例中國春秋之前已有之又莊二十四年傳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此亦西人婚嫁有約之例何邵公注云約約遠媵妾也恐牖虔之辭周禮環人訟敵國鄭注云敵國兵來則往與訟曲直若齊國佐如師按經意云訟敵國則不特往敵國訟之尤當往列國訟之使知曲直也各國侵伐皆有赴告之使史得而書之則必有訟告曲直之言使得而傳之此實古有公法之證

公羊閔元年傳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

諸晉仲孫與何邵公注云以史記氏族爲春秋言古謂史記爲春秋按邵公之意謂以史記氏族之書爲春秋也史記氏族猶周譜世本之類疏云謂以史記人之氏族而爲春秋文義不明然邵公之注亦似未得傳意以春秋爲春秋者言因仍魯春秋之舊文不擅改也齊無仲孫云云乃子女子推測之說與上句無涉不必以史記氏族言之此經當有闕文左傳作齊仲孫湫恐後人妄增穀梁直斷爲魯仲孫亦失闕疑之義不如此傳之愼

董仲舒救日食祝云炤炤大明瀸滅無光奈何以陰侵

陽以卑侵尊（周禮大祝注引之）此盧仝月蝕詩所本其云以陰侵陽卑侵尊蓋實知日食爲月所掩先於京房易占又穀梁定元年傳注引禱辭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疏引考異郵說爲僖公禱山川之辭然傳所云應上公則不得其解也（山海經有應龍蓋即應上公）

淮南子俶務訓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氐爲本是淮南已有天孳日月五星右旋之說

顧亭林日知錄日食月揜日也月食地揜月也西洋法

未入中國已有此論漢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然平子之說尚在蕭京之後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鄭注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案堯典禹貢乃書之篇名周時固當人人習之無庸外史達之四方或說是也正義引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之於方按今本儀禮無二之字亦是從或說鄭注聘禮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賈疏云名書文今謂之字者鄭注論語亦云古者

曰名今世曰字許氏說文亦然蓋外史達此書名則凡有新出之器必有新命之名其名皆受之王朝而達於列國或沿用舊文或改造新字皆未可知故曰達書名不曰達書文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考文鄭注云文書名也以此觀之至孔子時書尚同文故周猶得爲天下之共主文字不亡則朝野上下皆有以維繫於不敝其用甚大今時世人往往有略通各國語言輒欲用其私智以撰定文字者斯僭亂之道也宋慧機班馬字類引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其鄉同言異字

同音異於茲遂生輕重訛謬矣此又文字孳乳漸多之
故也然同文之世終受裁於外史矣
爾雅釋魚魵鰕郭注云出穢邪頭國見呂氏字林邢疏
曰郭云見字林案說文亦云余案景純引字林不引說
文未詳其故今說文魚部魵魚名出薉邪頭國又鰕魵
也薉即穢字穢邪頭當即濊貊後漢書濊海出從魚三
國志作斑魚魵斑雙聲古無輕脣音分字當讀如奔故頒從分音斑魚當即
魵鰕矣又說文記東方魚名最詳魵鰕之外如鮸魚出
薉邪頭國鰟魚鯜魚鮍魚鰅魚魦魚鱳魚並出樂浪潘
國鰸魚出遼東鮮魚出貉國鰅魚出樂浪東暆此等疑

皆因舊名而造新字故多不見於他書

元余忠宣青陽集楊顯民詩集序云至元以下浸用吏執政大臣亦以吏爲之中州之士見用者遂浸寡況南方之地邈多不能自至京師抱才蘊者又往往不屑爲吏故見用者尤寡及其久也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晉之與秦不可與同中國故南方之士微矣延祐中仁皇初設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沒溺於山林之間者不可勝道按吾鄉明初科第之盛冠冕行省而尤以吉安一府爲最相傳吉安以文信公殉難之故有元一代不應科目不圖仕進故至洪武踐阼之後徵久

而閩余以通志攷之則元時吉安進士亦不乏人不甚相懸戒者信公賓客固執此節非閩郡皆然及讀此篇乃知有宋遺民固多亮節而元代仕途既險其見於史者固已漢人不及色目南人不及漢人而南受擯排又復如此之甚其固結於山巔水涯而不圖揚於仕路者君失其所以爲君民固不失其所以爲民也是以明太祖之開國其制度不及漢唐其仁厚不及宋而其爲功則有過焉享國二百餘年既亡而民思之不置豈無故哉

杜元凱左傳集解序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

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夫隱諱避患即所以爲周身之防若崔浩之刊魏史呂覽之懸國門豈聖人事哉杜之所言是自相違反

春秋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左傳云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劉原父曰經有電無霖傳有霖無電已明不宜改電爲霖蓋其所據簡策錯誤不能解決之于經直因循舊記而已案左氏本不傳春秋此文書始也竟不知何說杜注謂癸酉始雨日尤無意義經所重在震電此傳書始也猶言雷

始覆耳總之左傳多據舊史之文極可寶貴其書法及
凡例則斷斷出於附會不足信

孔叢子執節篇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綵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爲也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非先王之法也據此是佛教未東中國已有放生之說

法救出曜經卷二云昔有居士財富無數唯闕無息晝夜愁憂若我命終所有財貨盡沒入官今西人臨終無子女無遺書者財產入官蓋略似天竺舊制

後漢支讖譯阿閦佛國經卷中云譬如出金地無有樂

石亦無草木中有紫磨金人便取其金於火中試消合以作諸物耆之按此天竺化學消即化分合即化合也蘇子由龍川略志卷五云有商人自言於戶部有術能以膽礬點石爲銅者諸公惑之令試斬馬刀所後竟不成按此等亦化學之萌芽而子由諭之以法所禁則中國藝學之不昌未嘗不由法禁之太密也

宣五年左傳正義吳語韋氏注皆以丁寧爲鉦左傳寺人披國語作寺人勃鞮皆二合音字

緇衣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鄭注禁猶謹也愿按禁从示故禁有示義周官所言禁令猶後世所言示約

也此文禁人以行即示人以行也注義似隔

孝經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禁字與示字相應言下知

上之所示也不然示之以惡者當知所禁示之以好者

亦何所爲禁乎

史記白起王翦列傳太史公曰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

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㘬身

是始皇曾學兵法晉書石勒載記子弘受經於杜嘏誦

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

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敎之擊刺石勒之意乃與

秦合

今歐洲各國治法頗近墨子於是讀墨子書者亦漸多韓昌黎孔墨相用之說皆以爲卓識矣昌黎之前則抱朴子省煩篇云人倫雖以有禮爲貴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跽拜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無事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撻晝夜修習廢寢與食一日試之猶有過誤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墨子之論不能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浹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耳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文武送終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

炎是爲稚川亦以墨道爲有可行且未嘗不行於歷代也孫仲頌墨子後語未錄此條故特著之

樂記治亂以相訊疾以雅鄭注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爲相雅亦樂器名余按荀子成相篇即用此相字故云請成相言治方所謂治亂以相也楊倞以來均不得其解張子正蒙云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

王漁洋香祖筆記云沈硐芳云曾見諸生中有油姓煙姓二卷十又云近在部見爰書有妙姓帚姓艋姓民姓纆姓柞姓俞姓律姓柰姓煙姓穰姓首姓威姓冰姓坎姓

榭姓米當是禰姓姊之誤攬姓懟姓桊爰書中異姓頗多余在內閣批本時亦頗見之然恐爲有司避改或因供詞譌謬而然故未錄入希姓惟記河南有相里姓當是相里勤之後又湖南醴陵有漆雕姓按涑水紀聞杜祁公之妻乃相里氏　俞音與前同孔敉切見唐高僧傳今讀音丑者非是首姓則郴州巨族也

兗懷炎醇德王先生墓表先室宋氏再室甲氏是金時有甲姓

高僧傳晉釋慧永姓郗河內人卷六宋釋超進姓顓頊氏長安人卷八

每月初旬古人但稱一日二日等其加初字宋時始行

錢辛楣先生曾言之（余前卷亦有攷訂）今案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師子吼菩薩品云佛言我爲六師從初一日至十五日現大神通是晉時已有此語然惟第一日加初字餘九日則未見也陳眞諦譯阿毘曇論第二云是月初八日十四及十五是餘日加初字六朝時始有之

陳苑律音譜用十四律以折半起算而力祇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說可謂定作惟以俗行字譜上爲宮音尺爲商音工爲角音凡爲變徵音合爲徵音四爲羽音乙爲變宮音似尙不爲張得天所誤又其駁律呂上生下生云損益有互用到底者有從中疊益者互用到底者

必將大呂夾鐘仲呂三律生短乃用二倍之數以長之從中疊益者恐將大呂夾鐘仲呂三律生短乃在變實轉損以益之夫此中損益宜循自然之理何得操縱由人也此條不爲無理余亦恆蓄此疑當俟精音學者問之

大唐內典錄卷十牟子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子博諱牟融字

大唐內典錄後周經錄云至道論淳德論遣執論不殺論去是非論修空論影喻論法界寶人銘并序厭食想文僧崖菩薩傳韶法師傳讚并序驗善知識傳右一十卷武

帝世沙門釋亡名書俗宋姓諱闕殆南陽人爲梁竟陵王友曾不婚娶梁敗出家改名上蜀齊王入京請將謁帝以元非沙門欲逼令反俗并遣少保蜀郡公別書勸喻報書云六不可其後略云沙門持戒心口相應所列六條若有一誑生則蒼天厭之靈神殛之死則鐵鉗拔之融銅灌之仰戴三光行年六十不欺暗室況乃明世且鄉國殄喪宗戚衰亡貧道何人獨堪長久誠得收迹山中攝心塵外支養殘命敦修慧業此本志也脊骸精舍乞食王城稱力行道隨緣化物此次願也如其不爾獨處邱壑安能憒憒久住閻浮地乎有集十卷文多清

粲語恆勸許存質去華見重於世余譯其書意眷懷家國以死自誓蓋梁之誼士逃之方外者惜其六條不可得見故節操湮沒耳特詳錄之以補獨行傳焉

純常子枝語卷十七

萍鄉文廷式撰

易觀卦象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正義曰聖人法天之神道本身行善垂化於人不假言語教戒不須威刑恐逼在下自然觀化服從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正義曰觀看民之風俗以設於教按希臘志略希臘諸國初立盟會俱有奉神意又人君皆兼祭司長此可知神道設教實因民俗虞書至岱而行宗柴（此用阮文達說）覲誓於社而行賞戮帝王政教不敢自專託之於神乃動民志孔穎達謂法天神道於義反虛

非易象本旨也

樂記曰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鄭注云教謂樂也按虞書敎胄子屬典樂之官故古之言教多歸之樂而樂實不足盡之教不時則傷世者國奢而不示之儉國儉而不示之以禮之類三王之道若循環聖人固有隨時之權教矣

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正義引文十八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史記五帝本紀五品不遜集解引鄭玄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亦用

說　氏按中國古書言教者莫先於此然以寬爲訓者蓋五常之性民所固有因勢而利導之已可致內平外成之效也若其不迪教典者則皆自陷刑辟之徒有王政以齊之亦毋庸教中別爲科律也此伏羲軒轅以來聖人在天子之位政教合一故能若此之純粹矣釋教耶蘇教穆教皆極重誡律天主教回教入教有誓是數教而不能寬由於不因民性自然之故國語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是以寬而得和故百姓於以保聚也虞書愼徽五典孔氏傳云五典五常之教文十八年左傳云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蓋五教之法遠在舜前至堯舜時已稱爲常典矣孟子

日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孟子所述與左傳略異或倘書今古文師說有此異同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蓋萬物本乎天者各國之所知物理也人本乎祖者中國之所盡人道也故言中國之教者當以孝爲本大戴禮五帝德稱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是與左氏說同

孝經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呂氏春秋孝行覽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商之所制法也蓋契敷五教之遺而孔子述之中國聖帝明王皆

以孝爲教而輔之以政故不必假於鬼神之吉凶而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此中國政教合一之大端也大戴禮曾子大孝篇云民之本教曰孝盛德篇曰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孝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凡萬民之不服教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按中國之教條目燦然者獨見此篇周公思兼三王故立教必兼三代盡挈敷五教之後孔言四教之先周制彌文盡善有在後世欲圖中

國教法宜以此爲綱領也又司徒之職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則農學亦由官教之非如後世遂官有賴其末而不知其本者矣

天官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甯萬民以懷賓客正義言安邦國甯萬民與教典同按太宰言教官府而不言懷賓客是其事異教官府當如注說司徒之職雖之懷賓客注謂賓客來其其委積則似不然其委積自屬禮職之事正義以司徒下遺人當之義亦未備疑當時天下之教不能齊一則其所行禮俗各有不同懷賓客者使各行其本俗而不至

有所難故屬教職之事矣若唐時使大秦寓客恭正其
教回紇降民行其穆教亦懷賓客之所推也土訓能州
遠方土地之所宜誦訓能道方志以知地俗斯所以能
懷之道歟

新約書第三章云約翰見法利賽撒士該人多來受其
洗注云法利賽猶太教名所講究者即遵傳之虛文所
務習者即瑣小之外禮少有實德也撒士該亦猶太教
名與法利賽教不同雖信摩西五經他先知所著之書
彻不以爲重法利賽人所受之遺傳亦皆輕視撒士該
人言無復生無天使無鬼魂法利賽人言皆有之又鈔

四章注云會堂即猶太人會集禮拜上帝講解聖經之所第五章云耶穌言勿思我來欲廢壞律法及先知我來非欲廢壞乃欲成全也我誠告爾天地未廢律法之一點一畫必不能廢又云我語爾倘爾之義不勝於士子及法利賽人之義斷不得入於天國注云律法先知摩西所傳之五經也先知歷代先知所著之書也律法先知包舊約全書按耶穌此言是依據摩西舊教特因言其義勝於法利賽人耳後來路德之申明耶穌以敬天主亦用此義若穆教回與耶穌同源然其視律法先知之書則不若耶穌之重矣

又第二十三章云偽善之士子與法利賽人爾有禍矣爾侵撥孀之貲而佯爲長禱爾必受重刑也又云爾周行海陸招一人進教進則爲地獄之人較爾加倍也耶蘇以此譏法利賽人然因以知祈禱上帝及周行水陸殷勤傳教之風耶蘇卽用猶太舊教規模也

第二十二章撒土該引摩西經云人若無子而死弟當娶其婦生子以嗣兄注云見舊約申命記五章五節六節卽以所生之子爲其兄之後嗣也摩西以其例賜猶太民乃欲使其支派不紊亂繼承而不絕也按立教之初必因當時現行之俗不然摩西雖聖亦斷不以難製

敎人此事不概於人心故今日凡自命文敎之邦大概無有行之者矣特不知猶太人尙用此例否當向西人問之英吉利王顯理第八納其兄亞塔爾之妻加他鄰而國人不悅乃僞爲室女而納之是其證

按耶蘇言上帝之外無二神而祭司長以廣祀羣神爲職故耶蘇之得罪者祭司長爲重而謀必殺耶蘇者亦祭司長爲多平心而論刪除羣祀歸功上帝自成一家之說且可以節民財一民志未嘗非敎之善者也乃竟以是慘被極刑故人尤痛之歷久彌昌正非無故至於使啞者能言盲者得視魔鬼退避僵聖復生則各教之中良多斯言或生爲異禀絕人思議或術近巫覡能顯

神奇或出於追慕之詞或增於附會之筆宇宙之大何理不該正不必執拘瞀之見强加駁斥也

萬國史記卷四云耶蘇卽世後其徒說教者尤衆法路嘗遍游巴勒斯坦西里亞小亞細亞希臘諸國自耶蘇徒播其教於諸國諸國信羅國神教者漸棄久之耶蘇宗徒蔓延於歐羅巴

聞猶太教人言今歐羅巴所奉之耶蘇乃僞天主也眞天主尙未降世至今雷電之時猶太人每稽首求天主降生云丁酉冬余遇李提摩太於上海問之答云新見猶太教之主教者於美利堅乃言耶蘇眞天主矣且改

猶太教之禮拜日以從耶蘇按猶太教之禮拜先天主教一日回教之禮拜先天主教二日

西人耆書言考天竺國前代實止有釋迦牟尼佛自生至今約有二千五百年其阿彌陀佛彌勒佛等皆假捏名號絕無其人見楊格非德慧入門按後秦僧叡妙法蓮華經後序云壽量定其非數分身明其無實普賢顯其無成多寶照其不滅是以道場成果護法宏多況西人所見天竺諸書未能該備佛家權實兩義殊所難通徒以疑情臆說論之此世雄所以直言止不須說歟

出曜經卷十八云外道梵志所行不同或有祭而知者

或有入定而知者或有聞教而悟者此三種人在世跨行各自謂尊蓋由如來未現於世故曰察者布光明如來未出頭佛出放大明無察無聲聞按此經稱察者蓋亦先知之類其聞教入定皆在佛前亦可云釋教之萌芽矣

西人教派叢書云佛教約前耶穌五百年許發大教流弊既多印度人多不之信始各欲立新教其中三教最著一南佛教一北佛教一喝捍一作格那教教三教各有書南佛教有叢書三種一曰毗尼爲教中律法一曰蘇他爲講明道理之書一曰阿毗達摩爲論格致與變化之

書三書總名曰三那北佛教書有九部名曰達摩即所謂法書喝捍教書名曰悉曇他共有四十五卷總名阿伽摩以上各書皆有英文譯本

瀛環志略卷六云摩西率眾至迦南之耶路撒冷遂王其地示十誡以訓民教以事神天敬父母勿殺勿姦勿盜勿妄證勿貪他人之財七日禮拜省過愆是為西土立教之始泰西人相傳天神降西奈山現文字摩西拜受垂為十誡以教民蓋託神道以起人之信耳後來耶蘇教即本於此按創世記第十七章言神告亞伯拉罕云爾等所有男子世世代代生下來第八日都當受割

禮第三十四章希末人示劍欲娶底拿爲妻雅各諸子云我等若將妹子給未受割禮人爲妻便是自取羞辱第五十章約瑟在約但河外哭其父七日是受割之禮及以七日爲節皆在摩西設教以前而與異教不通婚姻已見於此回教用割禮即沿摩西之舊

萬國史記卷四亞剌伯記云摩哈默欲折衷摩西耶穌及本國三教創一教法以誘斯民著教書曰可蘭其教曰伊斯蘭伊斯蘭服從之義言人宜服從神命也又曰摩西基督皆上帝使者也上帝命余改革世界教法惟可蘭誠教之從即上帝意也凡人之運命皆上帝所定

前額有表識不能以人智變之人死則再生他世受此世所行善惡之報按言人死再生他世云云是襲佛家輪迴因果之說改耶穌世界末日判斷之說也此說較入理故所立新教易得人信萬國史記論之曰摩哈默生於釋迦耶穌之後折衷其教然則摩哈默兼襲佛教之迹倭人亦知之矣

萬國史記卷三云一千五百二十四年帖木兒郎五世孫巴卑爾入印度取特里立國卒子武米恩立卒子亞格芭爾立國力日强一千五百九十四年分國爲十二省憂教法駁雜思別設一教以齊民志未果而卒一千

六百五十七年阿倫格立焚滅國中寺社使國人強奉回教不從者處極刑

又云印度東南有錫蘭島相傳釋迦實生於此按此說誤涅槃經憍陳如品瑠璃太子殺諸釋氏壞迦毗羅城阿難大哭言我與如來俱生此城同一釋種是佛生迦毗羅城無疑近人頗有信生錫蘭之說余別有攷不悉錄佛本行經言降迦維羅越古致彙參言佛生印度北地名內巴古名蛤必剌土按蛤必剌即迦毗羅之對音是也山下一寺貯釋迦涅槃眞身及舍利子民尤從佛教佛教自古行於此土如大陸內地皆奉婆羅門教婆羅門教議論高妙愚民或轢地羅車下或以子女爲犧牲人死則棄之水以飽魚鼈有伉儷篤者積薪焚夫屍跳入火中中國人以爲五印度

並奉佛教是大誤友人楊仁山云婆羅門教中人不甚出遊日本僧南條文雄曾於歐洲遇一人聞其教於飲食最嚴不食他食即出遊歐洲者亦僅食麪包飲清水而已戒律之嚴殆過釋氏然婆羅門教之大旨謂凡物皆大自在天之所造涅槃經梵行品阿闍世王大臣吉德言一切衆生悉是自在天之所作故以事天爲極則與摩西基督等教宗旨囫圇頗合也龍樹菩薩十二門論云若他作苦者則爲是自在天作如此邪見問故裸形迦葉問
佛亦不答而實不從自在天作何以故性相違故如牛子還是牛若萬物從自在天生皆應似自在天是其

子故復次若自在天作衆生者不應以苦與子是故不應言自在天作苦問曰衆生從自在天生苦樂亦從自在天所生以不識樂因故與其苦答曰若衆生是自在天生者唯應以樂遮苦不應與苦亦應但供養自在天則滅苦得樂而實不爾但自行苦樂因緣而自受報（此佛敎與各派敎異同之大端）非自在天作復次彼若自在者不應有所須有所須自作不名自在（據此則婆羅門稱天之名當與摩醯首羅稱異）若無所須何用變化作萬物如小兒戲復次若自在作衆生者誰復作是自在若自在自作則不然如物不能自作若更有作者則不名自在復次若自在是作者則於作

中無有障礙念即能作如自在經說此當是婆羅門經自在欲作萬物行諸苦行即生諸腹行腹行蚑蟲蝎之類復行苦行生諸飛鳥復行苦行生諸人天若行苦行初生毒蟲次生飛鳥後生人天當知衆生從業因緣生不從苦行有復次若自在作萬物者爲住何處而作萬物是住處爲是自在作爲是他作耶蘇亦稱天國是有住處若自在作者爲住何處作若住餘處作餘處復誰作如是則無窮若他作者則有二自在耶蘇每稱獨一上帝蓋婆羅門亦與之同故此語破之是事不然是故世間萬物非自在所作復次若自在作者何故苦行供養於他欲令歡喜從求所願若苦行求他當知不自在

復次若自在作萬物初作便定不應有變馬則常馬人則常人而今隨業有變當知非自在所作復次若自在所作者卽無罪福善惡好醜皆從自在作故而實有罪福是故非自在所作復次若衆生從自在生者皆應敬愛如子愛父而實不爾有憎有愛據此則當時天竺亦有不事天者故知非自在所作復次若自在作者何故不盡作樂人盡作苦人而有苦者樂者當知從憎愛生故不自在不自在故非自在所作復次若自在作者衆生皆不應有所作而衆生方便各有所作故知非自在所作復次若自在作者善惡苦樂事不作而自來如是壞世間法持戒

修梵行皆無所益而實不爾是故當知非自在所作復次若福業因緣故於衆生中大餘衆生行福業者亦復應大何以責自在若無因緣而自在者一切衆生亦應自在而實不爾當知非自在所作若自在從他而得則他復從他如是則無窮無窮則無因如是等種種因緣當知萬物非自在生亦無有自在此門闢四邪見而此節獨詳蕭事自在天爲印度盛行之婆羅門教說故取其言而反覆辯之然卽以是爲佛門與天主教之辯亦無不可故詳錄之俟攷各教者論定焉約百記第十章云我厭煩性命對神說你手所造的你又苦待卽所謂苦由他作也

高僧傳吳維祇難傳云維祇難本天竺人世奉異道以火祀爲上是天竺亦有火教不獨波斯朱蓉生無邪堂答問云佛說雜寶藏經波羅奈國梵志事火使火不絕賢愚因緣經優婆鞠提品云梵志或事日月翹脚向之或復事火朝夕燃之皆波斯火教余按此皆印度本有之火教耳西域記摩竭陀國伽耶山東南有二窣堵波則伽耶迦葉波捺提迦葉波事火之處大唐内典錄卷一後漢譯有佛爲事火波羅門說法悟道經是婆羅門中兼有火教涅槃經四依品云恭敬禮拜猶如事火婆羅門等增壹阿含經卷四十一佛嘅云祠祀火爲上卷二

十六七並有此語　又涅槃經師子吼菩薩品云如婆羅門奉事火天常以香花讃美禮拜供養承事期滿百年若一觸時尋燒人手是火雖得如是供養終無一念報事者恩

李提摩太八星之一論云印度教又名婆羅門教受教化者約二一京零七兆人又云儒教道教婆羅門教俱有至理名言壽諸梨棗受其教者上則有治民之善政下則有治己之潛修

八星之一論云地球上動植諸物全藉日球之熱力始能生養又云地球之電氣亦與日球相關然則波斯之教祭日祭火不爲無理且得大報天而主日之義今雖

僅存於孟買猶願訪其書而讀之又希臘志略卷一云希臘北地古有諸國拜神盟會郎德勒非地十二國同立一會以祭亞波羅大神之盟也又云亞波羅神原爲日之類然則希臘亦祭日特不知與波斯異同若何古教桑參巴西教一條所述皆祚樂仁遏瓦遏斯之說不足見波斯教之本旨

西人教派叢書云波斯教學爲亞喇伯所傳至今仍守舊法其師以哥冷教書爲貴書中無數異說無論智愚俱爲錮蔽此指波斯習回教者而言其烏羨亞巴爲古名人趙勞阿始端所生之地其人始創古巫教按波斯教法之祖曰瑣羅斯的紀元年五百五十一著述經書稱波斯之聖

其說謂有二神以統宇宙一曰和爾摩爲善神一曰亞利慢爲惡神二神各欲行其志爭鬭不止一萬二千歲之後和爾摩大捷而天下之惡皆消又曰公道者赴樂土之梯航雖暴惡者苟能悔過淨刷塵心則亦得受無限幸福日月以和爾摩大能力造之不可不崇敬如地水火風亦當加敬故太陽以下諸神列於祀典者甚多國人皆奉其教至紀元七百年代始信摩哈默教原波斯之初教蓋源於印度之婆羅門本與儒教相近故其國勢隆盛法度禮儀有可觀者及回教興舍舊從新蓋之甚者也以至殘忍酷虐之風千載如一日殺君父戕

骨肉無所顧忌豈非奉教之失哉按趙勞阿即祚樂阿士

古教彙參三希拉基督士以弗所人生於耶蘇前五百三年嘗云火能變化萬物而不受萬物之變化故傳為上帝又云火不獨能變化萬物且能令物之弱者强小者大死者復生日中之火照臨萬方使五穀暢百卉榮胎卵濕化生生不已夫人知之矣若爐中之火不過以之炊爨而人之性命賴之不更為火能生物之大驗乎余謂希拉基督士雖為希利尼人而其說適足發明波斯之火教也

禮記儒行篇題鄭目錄云見正義名曰儒行者以其記有

道德者所行也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按儒爲有道德者之名非孔子立教之名也孔子立教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分四科不獨能安人服人抑且能發人教人也是以魯哀公問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疑夫子特製其服以章異其教而孔子對以學博而服鄉學博者兼行上之學服鄉者隨所處之俗按晏子春秋外篇稱景公欲封仲尼以爾稽晏子曰行之難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於服勉於容飾趨翔此當時以異服譏儒之證此即時中之聖之大凡也曰不知儒服明非別異於世特設儒服也曰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是儒之名在孔

子前且不獨孔門諸人惜乎道德高賢之訓不盡傳於後世論語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論語言儒僅見此章惟有小人之儒故爲世所詬病劉寶楠正義曰周官太宰四曰儒以道得民注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大司徒四曰聯師儒注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據此則儒爲教民者之稱子夏於時設教有門人故夫子告以爲儒之道余按後世六經皆出子夏荀卿之學亦出於子夏故儒之一字遂專聖教之稱揆之厥初殆有未備班生之志藝文儒家僅列九流之一其說本諸子政子政故儒家也故謂堯舜至孔子列聖之

學儒家所得爲多是也而謂堯舜至孔子所以教民者其教名爲儒教不且由後月前厚誣先聖也哉竊謂後世若必析分儒教當斷自子夏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是教授爲儒家事又史記儒林列傳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是史公所以名儒林之故亦以學官任教授之事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周官一書未知與論語孰爲先後然即以周官論之師所重在賢則論語德行之科儒所重在道則論語文學之科正義以爲諸侯以下又道以保氏之官不與天子保氏同名故號曰儒學掌教學子以道德故云以道得民其說混師儒爲一未合經旨而孔子之爲教者尚有政事言語二科非師儒

所能盡也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後世乃專以儒名之而道轉隘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趙注云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爲違禮楊朱之道爲己愛身雖違禮尙得不敢毀傷之道陳東塾師嘗言楊朱人品甚高近於儒者故逃楊必歸儒竊以爲皆未得孟子之意天下之理過不及與中三而已矣墨子兼愛至於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則愛人而極於不愛己其過之者也楊子爲己而至於爲天下不肯拔一毛是愛己而絕不愛人其不及者也惟儒者之道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人各遂其私而天下以成其公無過不及者也不此則彼理無所之故逃墨必楊逃楊必儒也孟子之言主於仁義而其要在於推己及人是孟子之儒派也

孟子之儒派重在德行荀子之儒派重在文學史記封禪書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是漢人以文學為儒術史記儒林列傳云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

韓非子五蠹篇儒以文亂法又云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又云工文學者非所用六反篇云學道立

方離法之名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是韓非亦以文學爲儒之名

韓詩外傳卷五曰儒者儒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也

揚子法言君子篇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

史記律書云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則侵犯削弱按冉有用矛

荀子議兵儒家亦何嘗不道兵諸惟孟子欲救時弊謂

許戰者宜服上刑後世沿襲其說遂至深戒窮兵不恥積弱而諸夏不振未始不由於此矣

游俠列傳云韓子曰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是儒偏於文俠偏於武特偏於文者致位通顯故世多稱之耳太史公敘游俠以季次原憲爲稱首公晳哀事不多見若原憲之闇恥辭粟貧有俠士之風即孔子敎其以粟予鄰里鄉黨亦以成俠士之志也太史公蓋不獨以儒家爲出於孔子即游俠亦出於孔門也

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孔子之死有子張之儒子思之儒

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漆雕之義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按韓非稱漆雕之義與孟子稱北宮黝略同疑黝亦漆雕之派也此又儒家之近於任俠者也

孔叢子執節篇趙王問子順曰寡人聞孔子之世自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資禮焉先生承其緒作一國師載德流聲將與天地相敝矣按後世以師儒之統專歸孔氏蓋由世業之故也

純常子枝語卷十七